



琴台客聚 潘國森

「是」不能算動詞

有朋友每日傳來時人書寫的對聯，正宜用來在社交媒體上與網友略論對聯創作的入門。這些作品常有失律失對，堪作「反面教材」，希望原作者不介意。

有一聯很值得在此談談：能擇五色生花筆 必是十年面壁人

出句（即上句）的平仄是：平平仄仄平平仄（合平起格）。

對句（即下句）的平仄是：仄仄仄平平仄仄（第三字應用平聲卻錯用仄聲）。

原來「十」字在普通話讀「第二聲」（即陽平聲），在中古漢語卻讀入聲（上去入三聲屬仄）。故此我們今天做格律詩詞不可以照搬現代漢語的平仄。

為什麼古人開口說「三千」、閉口說「三千」？

原來常用數目字在中古漢語只有三和千是平聲，其餘一二四五六七八九十千萬億兆等等，都是仄聲。讀者或會問「零」不也是平聲嗎？「零」字的本義是細雨，後來引伸為「凋零」、「零落」等義。作為「Zero」解的數學概念，是八世紀才由印度傳入。詩詞對聯是「古典文學」，以現代漢語的字詞入詩，還得要謹慎些。

現時北方方言（包括普通話、東北話、四川話等等）有所謂「入聲三聲」的變化，即是中古漢語的入聲字都讀成平、上或去，而不再入聲字。入聲轉為上去二聲仍是仄聲，轉

為平聲就平仄混亂了。如上例的「十」字，在作對聯時就要當為仄聲字，雖則普通話讀作平聲。故此，粵籍、閩籍和客家籍的朋友學格律詩詞有優勢，因為他們的方言母語仍然保留入聲。如果未注意到這個規矩，就很容易不自覺中「失律」了。

第二個值得探討的，是這個「是」字。為幫助初學者更容易入門，對仗方面簡化為名詞對名詞、動詞對動詞、數目對數目等等。那麼「揮」對「是」可以嗎？

當代中國讀書人用現代漢語寫作時，常有錯用「歐化語法」的毛病。將「是」當為「動詞」，正是「歐化語法」。「我是個男孩」，顯然是「I am a boy」的中譯。這個「是」屬於英語的「Verb to be」，在英語文法是「動詞（Verb）」。

不過，同樣這個「是」在漢語語法卻不是「動詞」而是「關係詞」。如白居易《琵琶行》的「自言本是京城女」、吳偉業《圓圓曲》的「前身合是採蓮人」，3個「是」都與「動作」、「行動」無關，在漢語不能當動詞。但是用法近似英語的「Verb to be」而生混淆。故此，個人認為原聯中的「是」，實在對不上「揮」。

「能」和「必」也說得太「死」。在不歪曲原作意趣的大前提下，可改為：

偶揮五色生花筆 曾作多年面壁人

畢竟「十年」若改作「三年」似乎過分，唯有改為「多年」。



人生漫遊處 童心

十四時二十八分

四川省漢旺小鎮的中心廣場，豎立着一個岩石製成的巨大鐘錶，上面的指針永久定格在14時28分。大鐘的左側，一座並不算高的紀念碑上「5·12」3個數字格外醒目。

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我在小西灣的校園裏，在和四川省教育廳的朋友通電話，商量帶一隊中二學生暑假去四川參觀訪問。正聊着，電話就斷掉了。我遲疑了一下，撥回去，沒有任何聲音，連以往那種的盲音信號都沒有。我以為是手機出了毛病，正要向運營商詢問，只聽見有同事在辦公室裏嚷了起來：「地震！八級！四川！」我連忙湊過去，網站的新聞寥寥數語，卻足夠震撼。我心下判斷：震中位置在汶川，可幾百公里之外的成都電話信號都斷掉，說明地震的烈度十分強大。

整個下午，我和同事們都似揪着一顆心，密切關注最新消息。之後一個星期的日子裏，大地震的消息幾乎每日都佔據香港各大報紙的顯要位置：近7萬人喪生，37萬餘人受傷，1.8萬人失蹤……電視裏的新聞圖像，顯然也觸動了教室裏的孩子們。有一天放學後，班長小菊來找我，請我參加學生們自發組織的默哀活動。當我跟她來到教室，只見黑板上貼滿了學生們的鉛筆畫：孤零零佇立在崩塌山體上的旗杆和籃球架、滑坡泥石流中若隱若現揮

扎的雙手、支離破碎的宿舍樓和教學樓、失去孩子的母親懸掛在中學舊址的橫樑、被救小男孩向解放軍敬禮……

我被深深地感染了。這些孩子，無一不遍四川，甚至沒有去過內地。但是，在這巨大的天災人禍面前，他們對祖國的同胞、真誠地關注、關心，有着單純美好的悲憫。這不正是「國家意識」、「家國情懷」最好的體現嗎？全校的師生還自發行動起來，為地震災區捐款。

那年暑假原定的安排，沒有懸念地推遲了。兩年後，我終於帶着已經中四的這班學生去了四川。在與成都石室中學等名校進行交流之後，我決定和學生們一起去漢旺鎮看一看，那裏有一家中國最大的內燃機製造廠——東方電氣公司。地震發生後，佔地幾千公頃的工廠幾乎被完全摧毀。兩年的時間，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它迅速恢復了生產，如今嶄新的廠房裏，汽輪轟鳴，一派生機！同學們都很興奮。那天的參觀結束後，我和學生們在14時28分的石鐘下合影，幾乎每一個同學都記起了我在中文課堂上講授的「多難興邦」的故事。

如今，14年過去，日子早已在瑣碎中恢復，人們在災難中爆發出的巨大力量，已經化在萬家燈火的煙火氣裏，包括一代代香港人心繫祖國的故事，已深深嵌入波瀾壯闊的中國故事，有歌哭歡笑，更有平靜安然。



心窗常開 潘金英

舊衣深情 意蘊傳承

在都大（都會大學）兼教，每年5月畢業季，年齡不一的老、少學員，更不時有懷孕的媽媽學員，都穿着畢業袍抱着花束拍照，圓夢而笑靨如昔。

我翻開床底的衣箱，整理換季衣服。角落久未移動的木籠隨移動而揚起灰塵了，驚愕愕神，望見那兩件珍藏的衣裳，我跌進青春的漩渦，恍若時光倒流……

昔日這件澳大（澳門大學）的畢業袍、四方帽，擁有無限可能！工餘我讀遠距大課課程，寒窗苦耕，等待更上層樓，擷取桂冠。這黑袍不再穿了，我的青春也一去不復回。時間要溜走，擋也擋不住！我到澳大拍畢業照，穿好了袍到大學正門還沒站穩，親友家人都轟叫，鎂光燈閃了又閃，我內心真是滿滿得意！還翌年，我穿上的竟是像羽毛般輕盈的彩裙了。23歲出嫁的我，24歲圓求學夢，25歲告別少女時代。我穿上了綽約寬鬆的孕婦裙，感覺到初為人母的氣息，可愛又新奇！嬌嫩的嬰兒在閣裙底下，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期待！

我雀躍地穿上丈夫送我的第一件孕婦裙，有B萬萬足，我享受穿這孕裝，質料滑溜不溜手，舒適漂亮！捨不得棄掉，多年來竟還是衣新如故。當年穿上一掃忐忑、迷惘心緒，我珍愛那件色彩鮮明的孕裙，柔軟地與肌膚相親，穿着全身每寸肌膚都放鬆了，每粒細胞都自由呼吸！我開心地迎接新生命，傘裙中有愛的意蘊呀！

衣物隨著時光告別，我走過人生不同的四季，從浪漫相遇，走到成家立業，風景各異又異中有同，人生意義，離不開傳承吧。

學士袍，放心去學海闖蕩；孕婦裙，經歷非凡的責任，兩件舊衣別具深情意義。有愛，便花無邊，便有責任；會痛，即使驚雷斷心，天崩地裂，也在所不計。為學為愛，傳承下一代，孕育子女，無悔的、恒久的付出，真摯專一，全心顧家，與子偕老，悲喜與共。

不覺間漸到暮年，仍沉醉於詩詞學海，欲辭莫辭，忘言愛讀，神遊天地間與書中人相悅相惜。

萬物靜觀皆自得，我愛聽風、聽雨、聽鳥鳴，想像心之飛翔。心中何懼？人間晚晴，另有美景，莫恨華髮生，不恨細紋現，人生禍福雙生，各有前因，幸或不幸，視乎人如何看待。

萬物皆由榮而衰，美過、愛過、活過，然後日落風清，寂靜退到回歸自我心靈的寧靜，莫煩憂！人生歲月變化，擇善真誠，自強不息，自有明月相照。



畢業照。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被離棄的香港教育制度？

香港是一個學子到外國求學率很高的城市，我聽聞的留學生年紀小至十歲。稚童遠走他方，就為追求「更好」的教育。

香港也是一個市民移民率很高的城市，你總有親友連根拔起，入籍外國。移民各有原因，當中常不缺一因素：為了子女有「更好」的教育，學習生活可以更輕鬆！

世界上擁有良好居住環境和教育制度的國家不少，為何偏偏選英國、加拿大、澳洲和美國？美國治安差、澳洲有歧視、英國貧窮……說穿了理由簡單，因為說英語，到這些國家可學好英語，除是香港人的頭號心結，英語也是國際最普及的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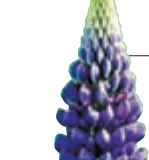
香港回歸快25年了，我們的教育為什麼還在被離棄呢？仍舊是整個家庭離開、學子遠走的其中一個理由？教育當局為什麼不好好反思，認真設計一套足以令港人引以為傲的教育制度？

請聽聽家長和學生最多評論的是什麼？

「香港教育制度壓力太大，外國讀書輕鬆和愉快許多！」「香港學科狹窄，不切實際！」教育界官員和從業員中很多也是留學回來的，他們深深明白香港教育和外地的差異，香港教育出了什麼問題，為何不參照人家的好處，改良本地的制度？新加坡也是多語言國家，但學生英語能力就普遍較香港學生強。我們是否需要在母語教學為基礎下，進一步有效加強英語的靈活教學，形成一套具中國特色的香港教育制度？

學子考試壓力過大與處於不愉快的學習環境是香港教育最需要檢討的兩環，學習知識應該如吸收營養般讓人感覺享受和愉快才是，逼着吃的飯能吸收能消化嗎？為何別國孩子都可以快快樂樂地上學，長大後又能在科研等多方面造出成就？愉快學習，不應該也是香港學子的權利？

香港人口增加，卻常開殺校。每年大批大批的學生出國，為的是追求愉快地學習，獲得更佳的学习心態，太諷刺了！香港教育改革刻不容緩！



戴永夏

麥收將至話小滿

「夜鶯啼綠柳，皓月醒長空。最愛蔥頭麥，迎風笑落紅。」（宋·歐陽修《五絕·小滿》）歐陽修的這首小詩，概括地寫出了小滿時節的迷人景色：聽，夜鶯在聲聲啼鳴；看，綠柳在輕拂拂堤；抬頭望，一輪明月照亮了萬里長空！此時，田間將熟的麥子是那樣可愛，青青的麥穗迎風搖曳，笑迎紛紛飄舞的落花……這美麗的田園盛景，打動了詩人，也讓無數人為之心醉……

小滿是二十四節氣的第8個節日，也是夏季的第2個節日，一般在5月21日前後。元代吳澄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上說：「四月中，小滿者，物致於此小得盈滿。」意即小滿時節，小麥等夏熟作物籽粒開始灌漿，但尚未飽滿，故稱「小滿」。而南方地區的小滿則另有寓意，「滿」是指雨水的盈缺。當地農諺說：「小滿不滿，乾斷田坎」；「小滿不滿，芒種不管」。意思是說若小滿時節田裏蓄不滿水，就可能造成田坎乾裂，甚至芒種時也無法栽插水稻。

我國古代將小滿的15天分為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靡草死，三候麥秋至。」就是說在小滿的第一候，苦菜已經枝葉繁茂；第二候，一些喜陰的柔弱草類在強烈的陽光下開始枯死；第三候，麥子開始成熟。此時，全國各地正陸續進入夏季。在北方，夏收作物已接近成熟，春播作物正生長旺盛，開始進入夏收、夏種、夏管的「三夏」大忙時期。南方此時正是水稻栽插的季節，農諺有「立夏小滿正栽秧」、「秧齊小滿穀發秧」之說，農民們正抓緊進行水稻的栽秧、耘禾等工作，終日也十分忙碌。小滿是個忙碌的節氣，它的許多節俗都與繁忙的生產有關。比如祭蠶神，就源自採桑養蠶。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過去的傳統生產

方式主要就是男耕女織。織的原料北方以棉花為主，南方則以蠶絲為主。蠶絲需要養蠶結繭抽絲得來，所以我國南方養蠶業很興盛，對蠶也格外重視。古人把蠶視為天物，並認為蠶也有「蠶神」，管理眾蠶，賜福人間。相傳小滿為蠶神的誕辰，因此便有了小滿祭蠶神的習俗。我國民間所祭蠶神有幾種不同說法，其中主要有兩個：一為螺祖，一為馬頭娘。

螺祖又稱「螺祖娘娘」。據《史記》記載：「皇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螺祖。螺祖為黃帝正妃。」傳說螺祖不但聰明能幹，還是位發明家，她發明了養蠶繅絲，製綢做衣，並將綢子染成各種美麗的顏色，使人們不再穿獸皮、披樹葉，為創造我國古代文明作出了傑出貢獻，故被後人尊稱為「先蠶娘娘」；她又是一位教民育蠶的教育家。她首先發現蠶桑，使西陵部落的蠶絲業興盛，然後又在西蜀部落之間傳授技藝。她和黃帝成婚後，陪同黃帝推廣栽桑養蠶技術，「創蠶業功於百姓，始衣彩繭萬民」；故她又被人們奉為最先教民育蠶的「蠶神」。

馬頭娘相傳是馬首人身的少女。據古書記載，上古高辛氏時，蜀中有蠶女，父為人劫走，只留所乘之馬。其母誓言：「誰將我父找回，即以女兒相許。」馬聞言迅即奔馳而去，不久其父乘馬而歸。從此馬嘶鳴不肯飲食。父知其故，怒而將馬殺死，曬皮於庭中。蠶女由此經過，為馬皮捲上桑樹，化而為蠶，遂被奉為「蠶神」。

過去每到小滿這天，養蠶人家都要舉行隆重的儀式，為蠶神賀壽慶生，既表達對蠶神的感激之情，也祈求蠶神賜福，有好的收成。特別是以養蠶著稱的江浙一帶，更重視蠶神的誕辰。很多地方都興建有祠堂，供奉蠶神。在小滿時節，還專門請戲

班唱戲慶賀。另一與生產有關的小滿習俗是動三車和祭車神。清袁景瀾的《吳郡歲華紀麗》記載：「小滿節屆，蠶婦煮繭，繅車繅絲，晝旦動作，趕早趕賣。郊外菜花至是結實，收到油車壓油，以俟估販。插秧之人挈水澆田，桔槔盈路，救旱備澇，忙踏水車。名曰小滿動三車，謂絲車、油車、田車也。」意思是說，小滿這天，蠶婦忙着煮繭，用繅車繅絲，晝夜勞作，趕早去出售；郊外的油菜花已經結子，人們將油菜籽收集起來，送到油車上壓油，以待商人販賣；插秧的人則忙着踏動水車，提水澆田，抗旱防澇。這就是「小滿動三車」，「三車」即絲車、油車、田（水）車。在浙江海寧等地，農民在小滿這天照例要啟動水車。此前，各農戶先以村墟為單位舉行「搶水」儀式。年長的執事者約集各戶，黎明時分集體出動，燃起火把，在水車周圍吃麥糕、麥餅、麥團。然後執事者以鑼鼓為號，大家敲擊器物相和，一同踏動河汊上事先裝好的水車，把河水排入田中。祭車神時，農家會在車水前將魚肉、香燭等擺放在水車前面，進行祭拜。祭品中還要有一杯清水，祭拜時將水潑入田中，有祝水源湧旺之意。

在我國北方的關中等地區，還有小滿「看麥梢黃」的習俗。過去每到小滿時節，麥子快要成熟時，出嫁的女兒就要帶上禮品，回娘家探望，看看娘家夏收的準備情況。麥收後，母親又去看望女兒，關心女兒家的收成和女兒的勞累情況。這就是農諺所說的：「麥梢黃，女看娘。卸了槓，娘看冤家。」這一普通習俗，體現了母女間相互牽掛、心心相連的骨肉親情，也彰顯了樸實的人性之美。雖然看似平常，卻也感人至深。

許並不是自己想的那樣。不幸的是，這種現象現在儼然已經成了一股潮流。真正的引用不是這樣的。它一旦開始，首先帶來的第一個感覺是它絕不令人厭煩。因為它從不說教。你會發現這位學者的引用實際上是一次長篇大論的開始，他的語言那樣自然又嚴密，可以在不看任何資料的情況之下，言有所指地侃侃而談數個小時。這其實並不是一件難事。因為他表面是一個人人在說話，實際上，他是在與那位並未在場的前輩在進行交流。既然是交流，觀眾就成了絕對的旁觀者，他們會覺得既生動又輕鬆。因為他並不需要參與到這場談話當中去，而這個僅有一人在場的講台，並非是一個Solo Show，而是在場和不在場的一場思想交流的展現。既然是思想的，就是變幻莫測的，既然是討論不是開聊，就有一個主題。於是，這場演講或這本書就成了一個沙龍，那些早已作古的先輩無論身處哪朝哪代，都會前來赴約。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正在寫作或演講的學者就成了一個招魂師，具有了通天的本領。其實，這裏唯一要做的，只是尊重了那個隱形個體的完整性。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另一場瘟疫

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的今天，有件事可能會讓窮人們稍稍「心理平衡」——

在收緊空氣質量指導方針大約半年後，世衛組織不久前發布了新版空氣質量數據庫。這些數據來自對全球6,000個城市、鄉鎮和村莊所採集信息的最新分析，當中的一個結果着實「扎心了」：世衛組織稱，全球99%的人口所吸入的空氣質量都不達標。這些不達標的空氣，污染度超出了質量標準上限，且普遍含有可滲透至人體肺部深處、進入靜脈和動脈並引發疾病的顆粒。

再有錢，總得喘氣兒，吸霾面前人人平等。除非，富豪們永遠靜止在那1%的安全天空下。

根據世衛報告的解釋，上述空氣質量數據過去一直參考兩類顆粒物，即PM2.5和PM10，最新的這版，首次將二氧化氮也納入考量範圍。而二氧化氮最主要的源頭，就來自人為性燃燒燃料——比如汽車尾氣。暴露在二氧化氮環境下的人們可引發哮喘等呼吸道疾病以及咳嗽、氣喘和呼吸困難等症狀。此外，除了呼吸道疾病，化石燃料燃燒後產生的污染物，還會導致血液問題。世衛組織專家估算，空氣污染可導致700萬個可預防性死亡病例。

霸屏全人類整整3年C位的新冠疫情，據美國霍普金斯大學追蹤數據估算，全球至今死亡人數約為625萬。

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這空氣污染的破壞程度難道不正堪比另一場瘟疫？

然而更糟糕的是，空氣污染只是

環境破壞這場更大瘟疫中的一部分。同樣源自氣候變暖，包括極端天氣、水土流失、森林銳減、生物多樣性減少等諸多被破壞的生態正在威脅着包括人類在內地球上所有物種的命運。

例如，由於氣候變化，南極漆姑草在近10年間的數量增幅是1960年至2009年間的5倍。科學家解釋說，這意味着南極洲的地貌和生物多樣性可能會迅速改變，對該地區不斷變化的生態系統而言可能是一個潛在的轉折點。同時，專家更清楚地補充了一句：「這不是一個好信號。」

而另一項研究顯示，全球暖化下，連所有人心目中最喜歡酷熱的仙人掌怕也是要絕種了——英國《自然·植物》刊文稱，未來幾十年裏，60%的仙人掌種類最終將生活在不那麼適宜的氣候下。到2070年，在氣候變化、生存環境喪失和其他壓力因素夾擊下，可能有多達90%的仙人掌將面臨滅絕，這個比例是目前的3倍。

相關研究顯示，全球變暖升高2攝氏度的話，植物的光合作用就會受損。而人類以及所有生物所共同賴以生存的這個地球的現狀是，其平均溫度已比工業化前升高了1.1攝氏度，陸地上的平均溫度升高了1.7攝氏度。這是個什麼概念呢？綜合國際上相關組織不斷發出的各種警報，人類將將全球變暖幅度控制在「遠低於」2攝氏度的範圍內。否則，人類面臨的風險就會「非常高」。

人們總是恐懼快速直接的危險而忽略緩慢隱蔽的危機，哪怕那危機實際造成的損失將比那危險高出千百倍。與環境破壞相比，人類自身的傲慢和局限，又是另一場瘟疫了。



信而有征 劉征

真正的引用

我今早打開《論文字學》，看到德里達引了一段亞里士多德談論共鳴的話。這句話是這樣的：「正如文字因人而異一樣，言語也是因人而異。但是，由符號直接表達的心境，在所有人那裏都是相同的。」亞里士多德想說的是，個人的喜怒哀樂是由具體的某件事和某個對象引起的。可是一旦我們談論「開心」，它就變成情感本身，引起開心的事也就隱身了。德里達引用亞里士多德這句話當然是為了說明言語和文字之間的本質差別，為我們當前凡事都要尋求抽象化、精神化和一般化的這種傾向找到一個哲學上的本源。而一想到互聯網正在用偽裝成現實的抽象替代整個現實，德里達的思考就顯得特別必要。

然而這不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我想要說明的是一類現象，或者說我要解釋為什麼學者都喜歡引用。而且，這種旁徵博引如此迷人，既像信手拈來，又閃現着新鮮而奇異的光芒，並且還綿綿不絕的。就好像王國維先生的《人間詞話》，在作者極高的國學修為下，這些詩詞作品被分門別類地加以討論，並顯示出了一種

美感。或者同樣喜歡詩，並利用吟誦將詩生活化的葉嘉瑩先生。她對中國古詩最大的貢獻，是讓這些古詩離開了「古」字，成了具有人性的，因為它們就是生活。

引用為什麼可以令一位學者看起來博學？儘管有時候單獨看這個引用或許很普通。但其實不然。當一位學者開始引用的時候，對於聽眾或讀者而言，這個被引用的對象只是講者的配角。可是講者卻不這樣想。當他開始提到某個人的時候，他心裏出現的其實有整個人。他是誰？他是誰？他的思想體系是什麼？這裏引用的這句話在被引用者的整體思想當中處於哪一環？它正好可以說明作者這裏要提及的什麼內容？講者對他的引用的對象如此熟悉，以至於當他想到這個人，他就不得不完整地對方展現出來。

所以，引用絕對不是我們常常會去做的那樣，以一種斷章取義式的唯我獨尊來任意切割我所獲得的一切，只保留它與我完全一致的部分。因為在這種斷章取義當中，我們的根本目的並不是要去弄清楚什麼事實，而是急於用別人的話去印證我自己的觀點，甚至不管對方

許並不是自己想的那樣。不幸的是，這種現象現在儼然已經成了一股潮流。

真正的引用不是這樣的。它一旦開始，首先帶來的第一個感覺是它絕不令人厭煩。因為它從不說教。你會發現這位學者的引用實際上是一次長篇大論的開始，他的語言那樣自然又嚴密，可以在不看任何資料的情況之下，言有所指地侃侃而談數個小時。這其實並不是一件難事。因為他表面是一個人人在說話，實際上，他是在與那位並未在場的前輩在進行交流。既然是交流，觀眾就成了絕對的旁觀者，他們會覺得既生動又輕鬆。因為他並不需要參與到這場談話當中去，而這個僅有一人在場的講台，並非是一個Solo Show，而是在場和不在場的一場思想交流的展現。既然是思想的，就是變幻莫測的，既然是討論不是開聊，就有一個主題。於是，這場演講或這本書就成了一個沙龍，那些早已作古的先輩無論身處哪朝哪代，都會前來赴約。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正在寫作或演講的學者就成了一個招魂師，具有了通天的本領。其實，這裏唯一要做的，只是尊重了那個隱形個體的完整性。